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御覽卷三百三十二至三百三十七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沈咸熙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李　荃

謄録監生臣孫慰祖

太平御覽卷三百三十五

宋 李昉等 撰

兵部六十六

據要

漕運

絶糧道

據要

吳子曰凡行師出境必取地形審之主客之向背地形

或不悉知往必敗矣故軍有所至先五十里内山川形勢使軍士伺其伏兵將必自行審地之勢因而圖之知其險易也

戰國策曰秦師伐韓圍閼與趙遣將趙奢救之軍士許歴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遂解閼與之圍與音餘

後漢書曰諸將上隴爲隗囂所敗乃詔異軍栒邑未及至（栒音詢）隗囂乗勝使其將王元行廵二萬餘人下隴因分遣廵取栒邑漢將馮異即馳兵欲先據之諸將皆曰虜兵盛而新乗勝不可與爭宜止軍便地徐思方畧異曰虜兵臨境忸忕小利（忸忕猶慣習也謂慣習前事而復為之也忸音尼丑切忕音逝）遂欲深入若得栒邑三輔動揺是吾憂也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今先據城以逸待勞非所以爭也遂潛往閉城卒擊鼓建旗而出廵軍驚亂奔走追擊數十里大破之

蜀志曰諸葛亮出斜谷是時魏將司馬宣王屯渭南郭淮策亮必爭北原若亮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絶隴道揺盪人夷非國之利也宣王善之淮遂屯北原塹壘未成蜀兵大至淮遂擊走之

吳志曰魏遣諸葛誕胡遵等攻東興吳將諸葛恪率軍拒之及恪上岸部將丁奉與唐咨呂據留贊俱從山西上奉曰今軍行遲若敵據便地則難與爭鋒矣乃令諸使下道率麾下三千人徑進時風便奉舉帆二日至遂

據塘天寒雪時魏軍將置酒高會奉見其前部兵少相謂曰取封侯爵賞正在今日乃使兵解鎧着胄持短兵敵人從而笑焉不為設備奉縱兵破之大破敵前屯會據等至魏軍遂潰

晉書曰劉裕率師伐南燕慕容超晉師渡峴慕容超懼率卒四萬就其將段暉等於臨朐（其俱切）謂其將公孫五樓曰宜進據川源晉軍至而失水亦不能戰以臨朐有巨筏水去城四十里五樓馳據之龍驤將軍孟龍符領

騎居前奔往爭之五樓乃退因而大敗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後秦姚興與前秦符登相持登自大陌向廢橋興乃自將精騎以拒登使將尹緯領步軍據廢橋以抗登困急攻緯緯將出戰興遣使謂緯曰兵法不戰而屈人者蓋謂此也符登窮寇特宜持重不可輕戰緯曰先帝登遐人情尚優不行思奮之力梟殄逆豎大事去矣遂與登戰大破之登衆渴死者十二三其夜大潰

又曰夏赫連勃勃乜依力川後秦姚興將王奚聚羗胡二千餘户於勑奇堡勃勃進攻之奚驍悍有膂力短兵接戰勃勃之衆多為所傷於是堰斷其水堡人窘怕執奚出降

宋史曰宋武帝伐姚泓沈林子參征西軍事加建武將軍統軍為前鋒從汴入河偽并州刺史河東太守尹昭據蒲坂林子於陜城與冠軍檀道濟同攻蒲坂龍驤王鎮惡攻道關姚泓聞大軍至遣偽平西姚紹爭據潼關

林謂道濟曰潼關不遠所謂形勝之地鎮惡孤軍勢危力屈若使姚紹據之則難圖也及其未至當并力爭之若潼關捷尹昭可不戰而服道濟從之

後周書曰東魏將竇神武伐西魏軍過蒲津涉洛至許源西魏將周文帝軍至汝宛竇神武聞周文帝至引軍來會詰朝候騎告竇神武軍且至周文部將李弼曰彼衆我寡不可平地置陣此東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待之遂進軍至渭曲背水東西為陣合戰大破之

北史曰安同從道武征姚夏於紫壁姚興悉衆救平同進計曰汾東有蒙坑東西三百餘里徑路不通姚興來必從汾西乘高臨下直至紫壁如此則寇内外勢接宜截汾為南北浮橋乘西岸築圍既固賊至無所施其智力矣從之興果視平徒滅而不能救

隋書曰煬帝初突厥寇蘭州隋將賀婁子幹率衆拒之至可洛垓（音哀）山與賊相遇賊衆甚盛子幹阻前川為營賊軍不得水數日人馬甚弊縱擊大敗之

唐書曰盛彦師鎮宜陽會李密叛彦師率兵徼之令其衆曰唯我馬首是瞻遂踰洛水入南山令持弓弩者乗高挾路持刀楯者伏於溪谷之間毋得輒動伏兵既定又令曰待賊半渡而擊之所部皆笑曰賊向洛州何為守此彦師曰吾籌之熟矣李密聲往洛州其實欲南走襄城就張善相而若賊先入谷口我自後追之路險難以展力吾今先據要隘此賊乃成擒也密果至知有伏乃於山南上彦師邀擊之封葛國公

漕運

孫子曰不盡知用兵之害則不得盡知用兵之利故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再載取用於國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兵甲戰具取用國中糧因敵也故國之貧於師者師遠踰也遠輸也百姓貧兵事轉運千里之外財費于道路人有困窮者也近師則貴賣貴賣則百姓虛虛則竭近軍師士多非常之賣當時貧費以趣末利然後財貨殫盡國家虛也竭則急於兵役力屈中原内虛於家兵十六充伍急則百姓盡持兵結連不解内外力殫百姓之費十去其七所破費也公家之用破車疲

馬甲冑弓矢戟楯干櫓兵牛大車十去五六計較之也故智將務食於敵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六斛四斗為鍾計千里計運二十鍾而致一鍾於軍中也萁稈一石當吾二十石萁豆稈稾一石百二十觔也轉輸之發買二十石乃得一石也

後漢書曰永平中理滹沱石臼河從都慮至羊腸倉酈元水經注云汾陽故城積粟謂之羊腸倉在晉陽西北石磴縈委若羊腸焉故以為名今嵐州界羊腸坂是也石臼河水名欲令通漕水運曰漕太原吏人苦役連年無成轉運所經三百八十九隘前後沒死者不可勝算建初三年拜

鄧訓謁者監領其事訓考量隱括隱審量括之也知大功難立具以上言肅宗從之遂罷其役更用驢輦歲省費億萬計全活徒士數千人

又曰第五種拜高密侯相是時徐兖二州盜賊羣聚高密在二州之交種乃大儲粮穡勤厲吏士賊閒憚之

又詔鄴朱浮曰往年赤眉跋扈長安跋扈猶暴橫也吾策其無穀必東來歸降今度此反虜勢無久全其中必有內相斬者今軍資未充故須候麥耳

又來歙上書曰公孫述以隴西天水為藩蔽故得延命假息今二郡平蕩則述智計窮矣宜益選兵馬儲積資糧昔趙之將帥多賈人高帝縣之以重賞高帝十年陳豨反於趙代其將多賈人帝多以金購豨將皆降今西州新破兵人疲饉若招以財穀則其衆可奪臣知國家所給非一用度不足然有不得已也帝然之於是大轉糧運詔歙率征西大將軍馮異建威大將軍耿弇虎牙大將軍蓋延揚武將軍馬成武威將軍劉尚入天水

東觀漢記曰來歙征公孫述詔於汧積穀六萬斛驢四百頭負馱

蜀志曰諸葛亮悉大衆出斜谷以流馬運糧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亮每患糧運不繼是以分兵屯田

晉書載記曰羅尚委城遁李雄遂克成都於時雄軍飢甚乃率衆就穀於郪掘野鼠等食之

晉書曰祖逖伐陳留太子陳州石季龍救之徙陳州還

襄國留姚豹等守州故城住西臺遣將韓潛等鎮東
陳同大城賊從南門入放牧遣軍開東門相守四旬遣
以布囊盛土如米狀使千餘人運上臺又令數人擔米
為疲極而息於道賊果逐之皆棄擔而走賊就獲米謂
遣士衆豐飽而胡戍飢久益懼無復膽氣石勒將劉文
堂以驢千頭運糧以餽姚豹遣遣韓錢馮鑄等追擊於
汴盡獲姚豹宵遁據東燕
唐書曰貞元十五年令江淮轉運米每年米宜運二百

萬石已來雖有此命而運米竟不過四十萬石

又曰韋倫拜商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荆襄等道租庸使會襄州裨將康楚元張加延擁衆為叛凶黨萬餘人自稱楚義王襄州刺史王政棄城遁走加延又南襲破江陵漢沔饋運阻絶朝廷旰食倫乃調兵駐鄧州界康楚元兇黨有來降必厚加賞數日後楚元衆頗怠倫進軍擊之生擒楚元以獻餘衆悉走收租庸錢物僅二百萬貫並免失墜

又曰元和中鹽鐵使王播進陳許軍琵琶溝運圖先是中官李重秀奉命視之還言可以通漕至郾城下北頳口水運千里而近及上覽圖詔韓弘發卒以通汴河於是船勝三百石入潁

又曰開成初以王彥成判度支嘗紫宸廷奏曰臣自掌計司按見管錢穀文簿皆量入以為出使經費必足無所刻削且八口之家有歳畜而軍用錢物一切通用悉隨色額占定終歳之給無毫釐之差倘臣一旦愚迷欲

自欺竊亦不可得也名曰度支占額圖既而又進供軍國自起至德乾元之際迄於貞觀元和之初天下有觀察者十節度者二十有九防禦者四經畧者三犄角之師大牙相制大都通邑無不有兵都記中外各額至八十餘萬長慶户口凡三百三十五萬以額約九十九萬通計三户資一兵合計天下租賦一歲所入總不過三千五百餘萬而上供之數三之一馬二分之中二給衣賜自劉使兵等衣賜之外其餘四十萬衆仰給度支

伏以時逢理安運屬神聖然而兵不可弭食哉惟時憂勤之端兵食自切臣謬司邦計遽奉睿圖輙纂事功庶裨聖覽

又曰黄巢既來圍陳郡三百日關東仍歲無耕稼人餓倚墻壁間賊俘人而食日殺數千賊有舂磨砦為石碓數數生納人於臼碎之合骨而食其流毒如是

又曰秦宗權以蔡州叛所至屠殘人物燔燒郡邑西至關内東極青齊南出江淮北至衛滑魚爛鳥散人煙斷絶

荆榛蔽野賊既乏食啖人為儲軍士四出則鹽屍而從

三國典畧曰陳霸先遣錢明領水軍出江寧浦要擊齊人糧運盡獲其船於是齊軍大餒殺馬驢而食之旣而陳師以糧運不繼調市人餽軍建康令孔煥以麥屑為飯用荷葉裹之信宿之間得數萬裹以給兵士會陳蒨遣送米三千石鴨千頭霸先即炊黍煑鴨誓申一戰計糧分肉人獲數臠

絶糧道

漢書曰景帝初吴楚七國反以太尉周亞夫將亞夫問客鄧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吴楚兵鋭甚難與爭鋒而剽輕不能久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吴吴必盡鋭攻之將軍深溝髙壘使輕兵絶淮泗之口塞吴饟式亮切道使吴梁相弊而糧食竭乃以全軍強制其疲極破吴必矣亞夫言於帝許之遂破吴軍

又曰王莽末天下亂光武兄伯升起兵討莽為莽將甄阜音負梁丘賜所敗復收會兵衆還保棘陽阜賜乘勝留

輜重於籃鄉引精兵十萬南渡潢湟臨洮水（潢音黄阻洮音叱）兩川閒為營絶後橋示無還心伯升於是大饗軍士設盟約休卒三日為六部潛師夜起襲取藍鄉盡獲其輜重明日漢軍自西南攻甄阜下江兵自東南攻梁丘賜至食時陣潰遂斬阜賜

後漢書曰韓遂敗走榆中（榆中縣屬金城郡）張温乃遣周慎將三萬人追討之温參軍事孫堅（堅權之父也）説慎曰賊城中無糧當外轉糧食堅願得萬人斷其運道將軍以大兵

繼後賊必困之而不敢戰若走入羌中并力討之涼州可定也慎不從引軍圍榆中城而韓章遂分屯葵園陜反絶其粮道慎懼乃棄城而退

又曰曹公與袁紹相持官渡沮受言於紹曰北兵數衆多然而果勁不及南市穀虛少而貨財不及北南利在於急戰北利在於緩待宜曠以日月紹不從連營稍前逼官渡合戰曹公軍不利復壁紹為髙櫓起土山射營中背蒙楯衆大懼曹公乃為發石車擊紹樓皆破衆號

霹靂車紹為地道欲襲曹公營輒於内為長塹以拒之又遣騎兵襲擊紹運車大破之盡焚其穀會紹遣將于瓊等將兵萬餘人北迎軍沮受説紹可遣將别為軍與表以絶曹公之粮紹復不從瓊宿烏巢去紹軍四十里紹謀士許攸奔曹公攸謂曹公曰孤軍獨守外無求索危急之時也今袁氏輜重有萬餘兩而無嚴備可輕兵襲之不虞而至燔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也公乃選精鋭馬步录袁氏旗幟夜銜枚縛馬口從間道出人

負束薪時有問者詒之詒音怡曰袁公恐曹操掠後軍兵以益備聞者信之既至輜重圍屯燎薪火光亘天地破瓊等悉斬之數日紹棄甲而遁

蜀志曰姜維率衆侵魏依維山築二城使牙門將句安李歆等守之聚羌胡質甚寇逼諸郡魏將陳泰禦之泰謂諸將曰麴城雖固去蜀險遠當須運糧羌夷患維勞役未必肯附今圍而取之可不血刃而拔其城雖其來救山道險阻非行兵之地乃使鄧艾等進兵圍之斷其運

道及城外流水安等挑戰不許將士困窘分糧不足以稽日月維果來救出自牛頭與泰相對泰曰兵法貴在不戰而屈人今絶牛頭維無返道則我之擒也諸君各堅壘勿與戰自南渡白水循水而東使諸將截其還路維懼遁走安等孤懸遂皆降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前趙劉曜遣將劉肩西伐張駿之武威駿遣將辛瓛韓瑛音英東拒劉肩屯於狄道城韓瑛進渡沃于嶺辛巖曰我擁衆數萬籍玄羌之鋭宜速戰

以滅之不爾久則變生瑛曰自夏末以來太白犯月㞮星逆行白虹貫日皆變之大者不可以輕動動而不捷為禍更深吾將久而斃之且曜與石勒相攻亂亦不能久積七十餘日軍糧竭遣辛巖督運於金城亂聞之大悅謂其將士曰韓瑛之衆十倍於吾糧廪將懸難以持久今分兵運糧可謂天授吾若敗辛巖瑛等自潰彼衆我寡且以死戰戰而不捷當無疋馬得還於是咸奮遣騎三千襲巖於沃於嶺大敗之瑛軍遂潰死者三萬餘

人

三國典畧曰周王思政固守頴川思政運米數百車欲向孔城齊大都督破六韓常與洛州刺史可朱渾寶願前後要襲獲之乃啟於齊王澄曰常自鎮河陽已來頻出關口大谷二道所有要害莫不知悉請於形勝之處營築城戍安置士馬截其往來彼之咽喉既斷頴城吞滅可期且孔城以西年穀不稔東道斷絶亦不能存王納其計

太平御覽卷三百三十二

太平御覽卷三百三十三

宋 李昉等 撰

兵部六十四

屯田 戍役

屯田

漢書曰昭帝始元二年詔發習戰射士詣朔方調故吏將屯田張掖郡調謂發選之也故吏前為官職者也今其郡習戰射士於張掖為屯田也調音

徒料切將音子亮切朔方張掖並今郡地也

又曰孝宣神爵元年遣後將軍趙充國將兵擊先零羌充國以擊虜殄滅為期乃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獘奏曰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茭藁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百石二十斛也難久不解徭役不息又恐他夷卒有不虞之變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猝且沒切言倉卒暴疾也故臣愚以為擊之不便計及公田人所未墾可二千頃已上願罷

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揚汝南步兵與吏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二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分屯要害處氷解漕下繕鄉亭漕下以水運木而下也繕補也理湟陿以西湟音王陿音陜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畝田事出謂至春人田營田也賦班與之也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倅副也七碎切什二者千騎則與副馬二百足為田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唯

陛下裁計之詔曰如將軍之計充國又奏曰令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埶平易臣為以屯田内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為必擒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大獲地利明年遂破先零也

魏志曰武帝既破黄巾欲經畧四方而苦軍食不足羽林監頴川棗祗建置屯田於是以任峻為典農中郎將募百姓屯田於許下（今頴川郡許昌縣也）得穀百萬斛郡國列置

官田數年之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

又曰廢帝齊王正始四年司馬宣王督諸軍伐吳因欲廣田積穀為兼并之計乃使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自今淮陽郡項城縣以東至今壽春郡也艾以為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指又以為昔破黄巾因為屯田積穀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征舉運兵過半功費巨億以為大役陳蔡之間上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

之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三萬人淮南三萬人分水且田且守小豐常收三倍於西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為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敵無不克矣宣王善之皆如艾計遂北臨淮水自鍾離西南弘石以西盡沘水（沘旁貼切）四百餘里至一營營六十人且田且守兼修廣淮陽百尺二渠上引流下通淮頳大理諸陂於頳南頳北川渠三百餘里溉田二萬頃淮南淮北皆相連接自壽春到京

師農官兵田雞犬之聲阡陌相屬每東南有事大軍出征杭舟而下達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晉書曰羊祜為征南大將軍鎮襄陽吳西城去襄陽七百里每為邊害羊君患之以意詭計令吳罷守於是戍邏減半分以墾田八百餘頃不乏其利祜之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積太康元年平吳之後當陽侯杜元凱在荊州（今襄陽郡）修召信臣遺迹（召信臣所作鉗盧陂六門堰在今南陽郡穰縣界時為荊州所統也）激用滍淯（淯音育）諸水以浸原

田萬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之衆庶賴之號曰杜父舊水道淮沔漢達江陵千八百里北無通路又巴丘湖沅湘之會表裏山川實為險固荆蠻之所恃也當陽侯乃開楊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夏水口在今江陵郡江陵縣界巴陵即今郡也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零陵桂陽並今郡地南土歌之曰後代無叛由杜翁孰識知名與勇功

又曰京武昭王暠擊玉門以西諸城下之遂屯玉門陽關廣田積穀為東伐之資

又曰東晉元帝督課農功二千石長吏以入穀多少為殿最其宿衛要任皆令赴農使軍各自佃即以為廩太興中三吳大飢後軍將軍應詹上表曰魏武帝用棗祗韓浩之議廣建屯田又於征伐之中分帶甲之士隨宜開墾故下不甚勞大功克舉間者流人奔東吳東吳今儉皆已返江西良田曠廢未久火耕水耨為功差易宜簡流人興復農官功勞報賞皆如魏氏故事一年中興百姓二年分稅三年計賦稅以使之公私兼濟則倉庾

益億可計日而行也

又曰穆帝升平初荀羨為北部都尉鎮下邳（今臨淮郡縣也）起田於東陽之石鼈（亦作臨淮郡界也）公私利之

齊書曰高帝勑相崇祖修理芍陂田曰卿但努力營田自然平殄虜寇昔魏置典農而中都足食晉開汝潁而河汴委儲卿其勉之

後魏書曰文帝大統十一年大旱十二年秘書丞李彪上表請別立農官取州郡戶十分之一為屯人相水陸

之宜料頃畝之數以贓贖雜物市牛科給令其肆力一夫之田歲責六十斛甄其正課并征戍雜役行此二事數年之中則穀積而人足矣帝覽而善之尋施行焉自此公私豐贍雖有水旱不為害也

北史曰後魏刁雍除薄骨律鎮將雍以西土之雨表求鑿渠溉公私田又奉詔以高平安定統萬及薄骨律等四鎮出車牛五千乘運屯穀五十萬斛付沃野以供軍糧道多深沙車牛難阻河水之次造船水運又以所綰

邊表常懼不虞造儲穀置兵備守詔皆從之詔即名此城為刀公城以旌功焉

北齊書曰廢帝乾明中尚書左丞蘇珍芝又議修石鼈等屯歲收數十萬石自是淮南防糧足

又曰孝昭帝皇建中平州刺史嵇曄建議開幽州督亢舊陂今范陽郡范陽縣界是長城左右營屯田歲收稻粟數十萬石北境得以周贍又於河内置懷等屯以給河南之費自是稍止轉輸之勞

又曰武成帝河清三年詔緣邊城守堪墾食者營屯田置都子使以統之子使當田五千頃歲終課其所入褒貶之

隋書曰文帝開皇三年突厥犯塞吐谷渾寇邊轉輸勞弊乃命朔方總管趙仲卿於長城以北大興屯田

隋書曰郭衍授朔州總管所部有恒安鎮北接蕃境常勞轉運衍乃選沃饒地置屯田歲剩粟萬餘石民免轉輸之勞

唐書曰竇靜歷并州大總管司馬遷長史於時突厥數為邊患師旅歲興軍糧不屬靜上表請於太原多置屯田以省餽運時議者以人物凋零不宜動衆書奏不省靜復上書辭甚切於是徵靜入朝與裴寂蕭瑀封德彞等爭論於殿庭寂等不能屈竟從靜議歲收數十萬斛高祖善之

又曰開元二十五年令諸屯隷司農等者每三十頃以下二十頃以上為一屯隷州鎮諸軍者每五十頃為一

屯其屯應置者皆從尚書省處分其田屯重置者一依
丞前封疆為定新置者並取荒閑無籍廣占之地其屯
雖料五十頃易田之處各依鄉原量事加數其屯官取
勲官五品以上及武散官并前資邊州縣府鎮戍八品
以上文武官内簡堪者充據所收斛斗等級為功罪諸
屯田應用牛之處山原川澤土有硬軟至於耕墾用力
不同土軟處每一頃五十畆配牛一頭彊硬處一頃二
十畆配牛一頭即當屯之内有硬有軟亦准此法其稻

田每八十畝配牛一頭諸營田若五十頃外更有地剩配得丁牛者所收斛皆准頃畝折除其大麥蕎麥乾蘿蔔等准粟計折斛斗以定等級天寶八年天下屯田百九十一萬三千九百六十石關內五十六萬三千八百十一石河北四十萬三千二百八十石河東二十四萬五千八百八十石河西二十六萬八千八百石隴西十四萬九百二石後上元中於楚州古射陽湖置洪澤屯壽州置芍陂屯厥田沃壤大獲其利

王元長策秀才文曰今農戰不修文儒是競棄本徇末

厥弊滋多

戍役

詩曰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卒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

又曰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於母家周人怨思焉

左傳曰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

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不許故謀作亂

漢書曰晁錯上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也臣聞秦北攻胡貊築塞河上南攻楊粤置卒戍焉非所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地故功未立而天下亂夫起兵不知其勢戰則為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密理謂肥肉也）其性能寒楊粤（音越）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稀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水土

戍者死於邊輸者僨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也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為之也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歸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無銖兩之報故其禍及已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為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如飛鳥走獸於廣墅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業然合卒守

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以為備為之高城深塹具藺石布渠荅（藺石城上雷石也渠荅鐵蒺藜也）調立城邑每下千家為中周虎落（虎落外蕃也）上從其言募徙塞下

又曰錯復言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利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為築室家有一堂二內（二內內房也）置器物焉此民所以輕去

故鄉而勸之新邑為置醫藥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婚生死相恤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

又曰宣帝地節三年詔曰朕既不德不能附遠是以邊境屯戍未息今復飾兵重屯久勞百姓非所以綏天下也其罷車騎將軍右將軍屯兵

後漢書曰橫野大將軍王常亹遣驃騎大將軍杜茂將衆兵屯北邊築亭候修烽燧

又曰十五年徙鴈門代郡上谷三郡人置常山關以東

又曰二十五年南單于遣子入侍於是雲中五原八郡人歸本土邊人在中國皆賜以裝錢轉輸給食也

太平御覽卷三百三十三

太平御覽卷三百三十四

宋 李昉等 撰

兵部六十五

輜重　戎車

戰艦　亭障

輜重

釋名曰輜厠也謂軍糧什物雜厠載之以其累重故稱

輜重 後漢書注曰輜車名也

孫子曰使敵不得至者險害之地 攻其所必救能守其險害之要路敵不得自致故王子曰一犬當穴萬鼠不敢出一虎當溪萬鹿不敢過言守之固也 故飽能飢之 絕其糧也 委軍而爭利則輜重捐 委其庫藏輕師而行若敵乘虛而來抄絕其後則已輜重皆所捐棄 是以軍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亡 此三者亡之道也

史記曰漢王遣將韓信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陳餘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李左車說陳餘曰韓

信涉西河虜魏王擒夏說欲以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闘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樵取薪也蘇取草也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後願足下假臣奇兵萬人從間路絶其輜重足下深溝髙壘堅營勿與戰使前不得闘退不得還吾奇兵絶其後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韓信之頭可致於麾下不然必為所擒矣陳餘儒者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曰吾聞兵法十則圍之倍則

戰之今韓信兵號數萬千里而襲我亦已罷極如今避不擊後有大者何以加之則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聽韓信使人間覘知不用大喜乃敢引兵遂進竟破趙軍

後漢書曰董訢許邯與更始諸將各擁兵據南陽諸城帝遣吳漢伐之漢軍所過多侵暴時破虜將軍鄧奉謁歸新野怒吳漢掠其鄉里遂返擊破漢軍獲其輜重屯據淯陽與諸將合從

又曰鄧禹自箕關將入河東箕關在今王屋縣界河東都尉守關不開禹攻十日破之獲輜重千餘乘

又曰耿弇追張步平壽乃肉袒負斧鑕於軍門鑕鍖也示必死

祈林劫林弇傳步詣行在所而勒兵入據其城樹十二郡旗鼓東觀記曰弇凡平城陽琅琊高密膠東東郡北海齊千乘濟南平原泰山臨淄等郡令部兵各以郡人詣旗下衆向十餘萬輜重七千餘兩皆罷遣歸鄉里

晉書曰劉毅追桓玄於崢嶸州毅乘風縱火盡銳爭先

玄衆大潰燒輜重夜走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前秦苻堅遣將王猛伐前燕慕容暐師次潞川燕將慕容評率兵十萬禦之以持久制之猛乃遣其將郭度率騎五千夜從間道起火於髙山因燒評輜重火見鄴中評性貪鄙障固山泉賣樵鬻水積錢絹如丘陵三軍莫有鬬志因而大敗

唐書曰髙宗遣將薛仁貴郭待封伐吐蕃仁貴留三萬人作兩栅輜重並留栅内倍道掩之待封不從仁貴之

策領輜重繼進未至烏海吐蕃二十餘萬悉衆救其前
運仰擊待封敗之待封趨山軍糧及輜重並為賊所掠
仁貴遂退軍

戎車

書曰武王戎車三百兩車一乘步卒七十二人虎賁三百人與紂
戰於牧野

詩曰戎車既駕四牡業業

又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禮記曰兵車不式武車綏旌前有水則載青旌前有塵埃則載鳴鳶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前有摯獸則載貔貅行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揺在上急繕音勁其怒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

左傳曰晉車七百乘韅靷鞅靽遂伐其木以益其兵也

又曰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行之必可畏也牛雖瘠僨於豚上其畏不死乎

又曰楚子㑹諸侯伐隨軍於漢淮之間少師謂隨侯曰楚人上左君必左君也楚君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馬弗從戰於速杞隨師敗績鬭丹獲其戎車

穀梁曰趙盾長轂五綿地千里

古司馬兵法曰戎車夏曰鈎車先正也鈎設浦車遠近計車量也以立壘正者什伍之例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寅敬也所有旌旗幟所以知變化示應而不失周曰元戎先良也前立伐惡立善之旗所以知善罪之所在先齊良善而後伐之文選曰輕車霆激驍騎雷驚

戰艦

墨子曰公輸般自魯之楚為舟戰之具謂之鉤拒退則鉤之進則拒之也

後漢書曰公孫述遣其將任滿田戎程汎將數萬人乘枋箄下江關枋箄以木竹為之浮於江水上爾雅曰舫泭也郭景純曰水中簰筏也華陽國志曰巴楚相攻故置江關關舊在赤甲城後移在江南涯對白帝城故基在今夔州魚復縣南枋即舫字古通用耳箄音步佳切泭音足俱切擊破馮駿及田鴻李玄等遂拔夷道夷陵據荆門虎牙橫江水起浮橋鬬樓立攢柱絕水道結營

山上以拒漢兵彭攻之不利於是裝直進樓船冒突露橈數千艘並船名樓船之上施樓橈楫也爾雅曰楫謂之橈蓋謂露楫在外人在船中冒突取其觸冒而唐突也

晉書曰周訪與諸軍共征杜弢弢作桔皋打官軍船艦周訪作長岐棖拒之桔皋不為害

又曰劉裕北征廣固嶺南賊將徐道覆謂其師盧循曰今日之機萬不可失既克都邑劉裕雖還無能為也循從之初道覆密欲裝兵艦乃使人伐船材於南康山偽

云將下都貨之稱力少不能得致即賤賣之價減數倍居人貪賤賣衣物而市之贛石水急贛古暗切出船甚難皆儲之如是者數四故大板積而百姓弗之疑及道覆舉兵寀賣券而取無得隱匿者乃并裝之旬日而辦遂舉衆寇南康廬陵豫章郡諸守相皆委任奔走

梁書曰陸納反叛造大艦一名曰三王艦者邵陵王河東王桂陽嗣王三人並為元帝所害故立其象於艦祭以太牢加其節蓋羽儀鼓吹每戰輒祭之以求福

又曰王琳大營樓艦將圖舉義琳將張平宅乘一艦每將戰勝艦則有聲如野猪故琳戰艦以千數以野猪為名

南史曰梁徐世譜從陸法和與侯景戰赤亭湖景軍甚盛世譜乃别造樓船舶艦火舫水車以益軍勢將戰又乘大艦居前大敗景軍擒景將任約景退走因隨王僧辯攻郢州世譜復乘大艦臨其倉門賊將宋子仙舉城降以功除信州刺史封魚復縣侯

周書庾信傳曰信常有鄉關之思作哀江南賦以致其意云麾兵金匱校戰玉堂蒼鷹赤雀鐵軸牙檣

隋書曰楊素數進取陳之計拜信州總管賜錢百萬帛千段馬二百疋而遣之素居永安造大艦名曰五牙牙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六柏竿並高五十尺容戰者八百人旗幟加於上次曰黄龍置兵百人自餘平乘舴艋等各有差

唐書曰曹王臯性多巧思常為戰艦挾以二輪令蹈之

遡風澎浪其疾如掛帆席凡造物必省易而為久不可敗性纖悉每遣人糧肉必令自持衡秤量以致之官置布帛令縱書其幅而印之絶吏之私易

三國典畧曰梁陸法和多聚兵艦欲襲陽寇武闗梁主使止之法和謂使者曰法和是求道之人常不希釋梵天王坐處豈規人主之位乎但於空王佛所與主上香火因縁縁見主上應有報至故救援耳今既彼疑是以不可攺也

又曰梁陸納叛湘州時造二艦衣以牛皮高十五丈一曰青龍一曰白虎選其驍勇者乘之以戰

魏武軍令船戰令曰雷鼓一通吏士皆嚴再通士伍皆就船整持櫓棹戰士各持兵器就船各當其所幡鼓各隨將所載船鼓三通大小戰船以次發左不得至右右不得至左前后不得易處違令者斬

通典曰水戰船濶狹長短隨用大小勝人多少皆以米為率一人重米二石其檝棹篙櫓帆席絙索深石調度

與當船不殊

又曰樓船船上建樓三重列女牆戰格樹幡幟開弩牕矛穴置拋車壘石鐵汁狀如城壘忽遇暴風人力不能制此亦非便於事然為水軍不可不設以成形勢

又曰蒙衝以生牛皮蒙船覆背兩廂開掣棹孔前後左右有弩牕矛穴敵不得近矢石不能敗此不用大船務於速進乘人之不及非戰之船也

又曰鬬艦船上設女牆可高尺墻下開掣棹孔舷內五

尺又建栅與女墻齊棚上又建女墻重列戰敵上無覆背前後左右樹牙旗幡幟金鼓此戰船也

又曰走舸舷上立女牆棹夫多戰卒少皆選勇力精鋭者往返如飛鷗乗人之不及金旗鼓幟列之於上此戰船也

又曰遊艇無女牆舷上置槳牀槳音將左右隨大小長短四大一牀對牀八尺會追至迴軍轉陣其疾如風虞候居之非戰船也

又曰海鶻頭低尾高前大后小如鶻之狀舷下左右一
浮版形如鶻翅翼以助其船雖風濤漲天免有傾側覆
背上左右張生牛皮為城王旗金鼓如常法江海之中
戰船也

傅玄上都賦曰飛雲鷁首龍舟艅艎艨艟水城蜀艇吳
航萬艘俱興雲帆齊張縣旆光天征鐸琳瑯凌波泝流
星列鴈行

吳都賦曰戎車盈於石城戈船掩於江湖

亭障

後漢書馬成代驃騎大將軍杜茂繕治障塞自西河至渭橋（西河今勝州富昌縣至渭橋本名横橋在今咸陽縣東西）河上至安邑（前漢書曰河上地名故秦内史高帝時改為河上郡武帝分為左馮翊）太原至井陘（太原今并州也井陘今屬常山郡常山今恒州也）中山至鄴皆築堡壁起烽燧十里一候在事五六年帝以成勤勞徵還京師

又曰盧芳與匈奴烏桓連兵寇盜尤數緣邊愁苦詔王霸將弛刑徒六千人與杜茂治飛狐道（飛狐道在今蔚州飛狐縣北通

嬀州懷戎縣即古之飛狐口也推石布土築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餘里

晉書曰涼武昭王暠修燉煌舊塞東西二涼以防北虜之患築燉煌舊塞西南二圍以威南虜

唐書曰竇靜檢校并州大總管以突厥頻來入寇請斷石嶺以為障塞詔從之

又曰馬燧奏隴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州西有通道二百餘步上連峻山於吐蕃相直虜每入寇皆出於此燧乃

按險易立石種樹以塞之下置二門上設譙櫓八日而功畢李抱玉入覲燧與俱來留京師久之代宗知其能名見拜商州刺史

又曰李朝晟為邠州刺史奏方渠合破道水皆賊路也請城城以備之詔問須兵幾何朝晟奏臣部下兵自可集事不煩外助復問前築鹽州凡興師七萬今何其易也朝晟曰鹽州之役戍集諸蕃戎盡知之今臣境近虜若大興兵即蕃戎入寇寇則戰戰則無暇城矣今請密

發軍士不十日至塞下未三旬而功畢蕃人始知已無可柰何上從之已事軍還至馬嶺吐蕃始來障數日而退

又曰貞元九年二月將城鹽州詔曰設險守國易象垂文有備無患先王令典況修復舊制安固封疆按甲息兵必在於此鹽州地當衝要遠介朔陲東遠寧夏西援靈武密邇延慶保障王畿乃者城池失守制備無據千里亭障烽燧不接三偶要害役戍其勤若非興集師徒

繕修壁壘設攻守之具務耕戰之方則封内多虞諸華屢驚由中及外皆靡寧居深惟永圖豈忘終食顧以薄德至化未孚既不能復前古之封致四夷之守與其臨事而重擾豈若先備而安休是用弘久遠之謀修五原之壘使邊城有守中夏克寧不有蹔勞孰能永逸宜令左右神策軍及朔方河中絳邠寧慶兵馬副元帥渾瑊朔方靈鹽豐綏銀節度都統杜希全邠寧節度使張獻甫左神策行營節度使邢君牙夏綏銀節度使韓潭鄜坊

丹延節度使王棲曜振武麟勝節度使范希朝各於所部簡擇馬步將士合三萬五千人同赴鹽州左神策將軍張昌宜充右神策將軍鹽州行營節度使權知鹽州刺史杜彥光充鹽州刺史應所板築及緣修城雜役等宜共取六千人充其餘將士皆列布營陣戒嚴設備明加斥候以警不虞其修城板築攻役將士各賜絹布有差其鹽州防秋將士三年滿與代更加給賜仍委杜彥光具名聞奏悉與改轉其防遏將士等畢事便合放歸

仍賜布帛有差其諸軍吏士都賜皁絹千疋朕情非為
已悉在靖人咨爾將相之臣忠良之士竭誠奉國陳力
忘勞勉茂功勲永安疆埸必集兵事實惟衆心各自率
勵以副朕意初貞元中鹽州為吐蕃所陷毀其城而去
自是塞外無保障靈武勢隔西逼鄜坊甚為邊患故命
城之二旬而畢又詔兼御史大夫叱干遂統兵五千與
兼御史中丞史復澄杜彦光之衆戍之是役也上念將
士之勞厚令度支供給又詔涇原劒南山南諸軍探討

吐蕃以分其力由是板築之際虜無犯塞者及畢中外咸稱賀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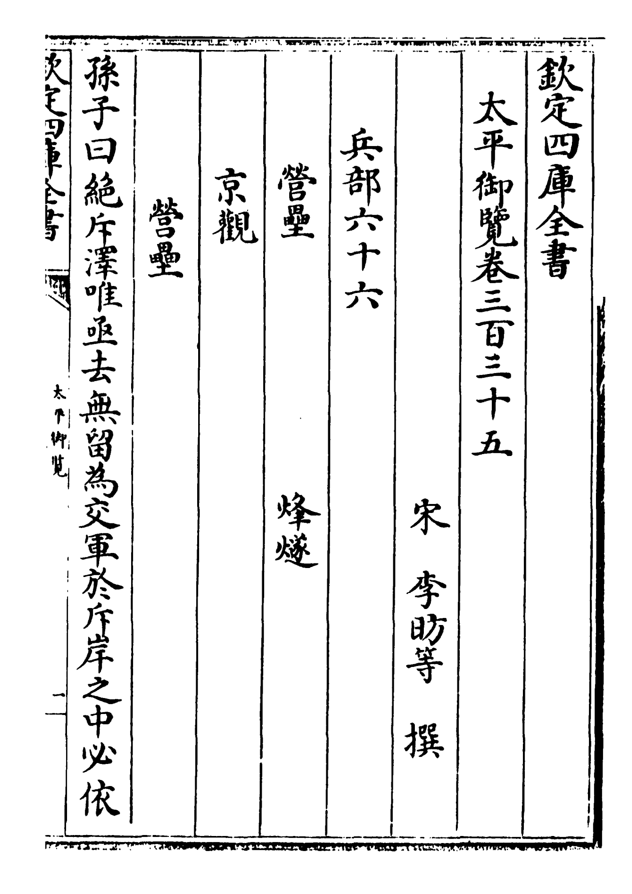
又曰范布朝為振武節度使振武有黨項室韋交居州阜凌犯為盜日久匿作謂之刮城門居人懼駭鮮有寧日希朝周知要害置堡栅斥候嚴密人遂獲安異蕃雖鼠竊狗盜必殺無赦戎寇甚憚之

又曰元和中城臨涇城從涇原節度使叚祐之請也臨涇城直涇州西北九十里實險要之鎮從前因循不修

常為犬戎所侵其界有青石嶺嶺多美土軍人耕穫為蕃冦掠奪祐請修築議者是非相半祐決城之功畢時方以為大利

三國典畧曰齊司徒斛律光築吞周跨隴定番三城於境上

太平御覽卷三百三十四



太平御覽卷三百三十五

宋 李昉等 撰

兵部六十六

營壘 烽燧

京觀

營壘

孫子曰絕斥澤唯亟去無留為交軍於斥岸之中必依

水草背衆樹此處斥澤之軍也平陸處易車之利也而右背高前死后生戰便也此處平陸軍也

禮記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

左傳曰許伯致師御靡旌摩壘而還

史記曰黄帝修德振兵與神農戰于阪泉之野以師兵為營衛

漢書曰周亞夫軍於細柳天子入壁門而不得進上曰此真將軍

又曰李陵浚稽山與單于相值可三萬陵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為營陵引士出營外為陣前行持弓弩令曰聞金聲而止虜還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攻之（如淳曰手對戰也）千弩俱發應弦而倒虜還走上山漢軍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

後漢書曰岑彭伐蜀所營地名彭亡聞而惡之欲徙會日暮蜀刺客詐為奴降夜刺殺彭

又曰樊宏王莽末與宗家親屬作營塹自守老弱歸之

者千餘家時赤眉賊欲前攻宏營宏遣人持牛酒米穀勞遺赤眉赤眉長老聞宏仁厚背稱曰樊君素善且今見待如此何必攻之引兵而去遂免寇難

又曰第五倫少介烈有義行王莽末盜賊起宗族閭里爭往附之倫乃依險固築營壁有賊輒奮厲有衆引彊持滿以拒之

又曰吳漢自將步騎二萬餘人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為營作浮橋使副將軍劉尚將萬餘人屯於江

南

漢記曰龐萌攻蓋延延與戰破之詔書勞延曰龐萌一旦反叛相去不遠營壁不堅殆令人齒欲相擊而將軍有不可動之節吾甚美之

魏志曰鄧艾每見髙山大澤輙規謀相度指畫軍營處所時人皆笑之

又曰諸葛亮死軍退司馬宣王幸其營壘曰天下奇才也

又曰曹公征馬超於關中軍於渭南為賊衝突營不得

立地又純沙不得版築其將婁伯說公曰今天寒可起沙為城以水灌之須臾冰堅如鐵石不俟達曙百堵可立雖金湯之固未能過也公從之比明已就

又曰蜀先主帥兵東下伐吴魏文帝聞其樹柵連營七百餘里謂羣臣曰彼不曉兵豈有七百里營可以拒敵者乎苞原隰險阻而為軍者為敵所擒此兵忌也緩急不相救一軍潰則衆心恐矣數日果有吴捷書至

晉書曰沮渠蒙遜載記曰改業築西安城以其將臧莫

孩為太守蒙遜曰莫孩勇而無謀知進忘退所謂為之築家非築城池也業不從俄而為呂纂所滅

又曰姚萇破魏褐飛於杏城萇命其將當城於營處一柵孔中旍樹一根以旌戰功歲餘問之城曰營所至小已廣之矣萇曰少來鬬戰無如此快以一千六百人破三萬衆國之事業由此剋舉小乃為奇大何足貴

又曰成都王穎憚長沙王乂在內遂與河間王顒表請誅后父羊元之左將軍皇甫商等檄乂使就第乃與顒將

張方伐京都以平原内史陸機為前將軍假節頼至朝歌每夜矛戟有光若火其壘井中皆有龍像進軍屯河南阻清水為壘造浮橋以通河北以大小凾盛石沉之以撃橋名曰石鼈

崔鴻後趙録曰河瑞元年石勒下冀州郡縣堡壁有衆至十餘萬其衣冠人物集為君子營

宋書曰宗越善立營陣每數萬人止頓自騎馬前行使軍人隨其後馬至營合未嘗叅差

梁書曰王僧辯陳覇先之破侯景也耀軍于張公洲高旗巨艦過江敵曰乘潮順流景登石頭城而觀之不悦曰彼軍上有如是之氣不可易也因率鐵騎萬人聲鼓而進覇先謂辯曰善用兵者如常山之蛇首尾相應賊今送死欲為一戰我衆彼寡宜分其勢僧辯然之乃以强弩攻其前輕鋭蹂其後徑衝其中景遂大潰棄城而遁

後周書曰楊猛征潼關封邰陽伯邑百七戸俄而潼關

不守猛于善諸谷立栅收集義徒授征東將軍揚州刺史大都督武衛將軍仍鎮善諸大統三年為竇泰所襲猛脱身得免太祖以衆寡不敵弗之責也仍配兵千人

守牛尾堡

唐書曰德宗幸奉天李晟赴難李懷光以朔方軍屯咸陽不欲晟獨當一面以分功乃奏請晟兵詔令晟將兵合懷光軍晟引兵至陳陶斜軍壘未周賊出兵來攻晟乃出陣且言於懷光曰賊堅保宫苑攻之未必克今出

穴而欲一戰此殆天以賊賜明公也懷光恐晟有功乃曰馬未銜秣士不素飽不若歛兵俟時而發晟乃收軍入壘

又曰髙宗遣將軍裴行儉討突厥軍至戰于都護府之北際晚下營壕塹方周遽令移就崇岡將士云衆已就安堵不可勞擾行儉不從更令徙之此夜風雨暴至前設營所水深丈餘將吏驚服問行儉曰何以知風雨也行儉笑曰自今但依我節制何須問我所由知也

三國典畧曰蕭紀兵次西陵艫舳千戈翳川曜日護軍陸法和于硤两岸築二壘運石填江鐵鏁斷之梁主令法和壘北斷白鴈城道别立小栅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郛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博物志曰處士東鬼塊責禹亂天下事禹退作三章强者攻弱者守敵者戰城蓋禹始也

太公兵法曰張軍處將必避七舍七殃武王曰何謂七舍七殃太公曰張軍勿居天社勿居地社勿居虛器勿居宿死勿居吞害勿居𧗳鋒勿居枯泉武王曰何謂天社太公曰地高而仰者也何謂地社卑而下者也何謂虛器攻敗邑人莫居之者也何謂宿死冢墓丘陵間也何謂枯泉枯澤無水者也何謂吞害即人所聚五穀處

也何謂𧊒鋒地斥鹵而不生草木也所謂七舍七殃不張軍處將也

太白陽經曰偃月營形象偃月背背山岡面陂澤輪逐山勢弦隨面直地窄山狹之所營

又曰偃月外營右置上弦門中置偃月門左置下弦門

文選曰夜薄休屠營

盧思道從軍行曰平明偃月屯右地薄暮魚麗逐左賢

烽燧

說文曰烽燧候火也邊有警則舉火也

漢書音義曰髙臺上作桔橰頭置兠零以薪草置其中常懸之有寇則火然舉之曰烽下多積薪寇至則燔之望其煙曰燧晝則燔燧夜乃舉烽廣雅曰兠零箭也

史記曰周幽王后褒姒好舉烽火叩賊鼔方喜王欲后喜輒詐為之後犬戎兵至舉烽火叩賊鼔羣臣不救皆曰王欲后喜耳遂殺幽王及褒姒

又曰魏王與信陵君愽北境舉烽火言寇入界信陵君

曰臣有客能知趙王陰事言趙王獵非寇也

漢書曰單于立四嵗匈奴復絶和親大入上郡雲中烽火通於甘泉

東觀漢記曰郭伋為幷州伋知盧芳賊難卒以力制常嚴烽候明購賞以結寇心

又曰馬成繕治障塞自西河至渭橋河上至安邑太原至井陘中山至鄴皆築堡壁起烽燧十里一候

後漢書曰廉范為雲中太守會匈奴入塞烽火日通故

事虜入度五千人乃移書傍郡求助吏白令虜兵度出五千人請移檄范不聽遂選精兵自率士卒拒之

又曰驃騎大將軍杜茂屯北邊築亭候修烽燧

後周書曰宇文貴性聰敏過目就記嘗道逢二人謂其左右曰此人是縣黨何因就行左右不識貴便説其姓名莫不嗟伏白獸烽經為商人所燒烽師納貨不言其罪他日此師隨例來參貴乃問云商人燒烽何因私放烽師愕然遂自首伏明察如此

隋書曰突厥染干為雍閭所敗與長孫晟獨以五騎逼夜南走至旦行百餘里收得數百騎乃相與謀曰今兵敗入朝一降人耳夫隋天子豈禮我乎突厥雖來本無冤隙若往投之必相存濟晟知其懷二心乃密遣從者入伏遠鎮令速舉烽染干見四烽俱發問晟曰城上然烽何也晟紿之曰城高地迥必遥見賊來我國家法若賊少舉二烽來多舉三烽大逼舉四烽使見賊多而又近耳染于大懼謂其衆曰追兵已逼且可投城既入鎮

晟留其達官執質以領其衆自將染干馳驛入朝
唐書曰元和中京兆尹李鄘奏三原高陵涇陽興平等
四縣共管烽二十八所每年差烽子烽師九百七十五
人令遠近無虞鐵内烽燧請停從之
玄女戰經曰諸見舉烽火傳言虜且起欲知審來否以
言者時所加之得陽者不得陽者為來法
晉令曰誤舉烽燧罰金一斤八兩故不舉者棄市
甘氏天文占曰權舉烽表遠近沉浮權四星在軒尾西邊

地警備烽候相望虜至則舉烽火十丈如今之井桔槔火鍤其頭若警備急燃火放之權重本低則末仰見烽火

吳時緣江戍圖曰每刺姦屯有五兵賊曹一人皆作烽火有急以光傳之

黄帝出軍決法曰行軍行兵兩燧相要地形不便望見烽火不得為客

衛公兵法曰烽臺於髙山四顧險絶處置之無山亦於

狐迥道平地置下燊羊馬城高下任便常以三五為准

臺高五丈下闊一丈形圖

又曰諸軍馬擬停三五日即須去軍一二百里以來安置爟烽如有動靜舉相見其烽並於賊路左側逐要置每二十里置一置應接令遣到軍其遊奕馬騎晝日遊奕候視至暮速即分食喫即移十里外止宿處防賊徒暮間見烟火夜間掩襲捉將其賊路左右草中着人宿止以聽賊徒如覽來報燧家舉烽遞報軍司如覺十騎

以上五騎以下即放火炬火箭前烽應訖即滅火若百騎以上二百以下即放兩炬火准前應滅賊若五百騎以上五千騎以下即同放三炬火准前應滅前烽應訖即赴軍若慮走不到軍即且投山谷逐空方可赴烽如以次烽候視不覺其舉火之烽即須差人急走告知既置爟烽軍內即須應接又置一都烽應接四山諸燧其都烽如見烟火急報大總管云某道烟火起大總管須當嚴備收拾生畜遣人遠拓每燧令別奏一人押一道

烽令折衝果毅一人都押

庾闡楊都賦注曰烽火以置於孤山頭縁江相望或百里或五十里或三十里寇至則舉以相告一夕可行萬里孫權時合暮舉燧於西陵鼓三竟達吳都

南徐敬業古意曰甘泉警烽候上谷抵樓蘭

北門行曰羽檄起邊庭烽燧入咸陽

張景陽雜書曰長鈌鳴鞘中烽火烈邊庭

蔡邕徙朔方上書曰既到徙所乘塞守烽職在候望憂

怖燋灼無心復能操筆成草致章闕庭

蔡謨與弟書曰軍之耳目當用烽鼓烽可遥見鼓可遥聞須臾百里

京觀

左傳曰丙辰楚軍於邲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築武軍營以章武功）而收晉屍以為京觀臣聞克敵必視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為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

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懲淫慝

又曰齊侯伐晉取朝歌為二隊入孟門登太行張武軍於滎庭戍郫邵封少水以報平陰之役乃還

又曰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

崔鴻夏録曰赫連勃勃大破南凉殺衆數萬以人頭為京觀號曰髑髏臺

梁書曰天殲醜類宜為京觀用旌武功

太平御覽卷三百三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三百三十六

宋 李昉等 撰

兵部六十七

攻具上

攻具上

詩曰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

左傳曰晉使觧揚如宋使無降楚鄭人囚之以獻於楚

楚子使反其言二而後許登諸樓車所謂雲梯使呼宋人而告遂致其君命楚子舍之以歸

春秋感精符曰齊晉並爭吳楚更謀不守諸侯之節競行天子之事作衝車厲武將輪有刃衝者鉤以相振懼宋均曰衝陷敵之車也輪有鑿輪者刃衝馬軛也

後漢書曰王尋王邑攻光武嚴尤說王邑曰昆陽城小而堅今假號者在宛亟進大兵亟急也紀力切彼必奔走宛敗昆陽自服邑曰吾昔以虎牙將軍圍翟義坐不得生以

見責讓翟義字文仲方進少子為東郡太守王莽居攝義惡之乃立東平云予義名號往天大將軍以誅莽乃使孫建王邑等將兵擊義破之義亡自殺故坐不一生今將百萬之衆遇城而不能下何謂陷遂圍之數十重列營百數雲車十餘丈雲車即樓車稱雲其高也升之以望敵猶墨子云般輸為雲梯之械瞰臨城中俯視曰瞰旗幟蔽地廣雅曰幟旛也埃塵連天鉦鼓之聲聞數百里說文曰鉦鐃也似鈴或為地道衝輣撞城衝撞車也詩臨衝閑閑許慎曰輣樓車也輣步耕切

又曰黄巾賊起盧植征之連戰破賊張角等走保廣宗植築圍鑿塹作雲梯垂當拔之帝遣小黄門左豐詣軍

觀賊形勢或勸植以賂送豐植不肯豐還言於帝曰廣宗賊易破耳盧中郎固壘息軍以緩天誅帝怒遂檻車徵植

袁山松後漢書曰朱雋擊黄巾賊趙弘於南陽斬之賊復以韓忠為帥雋兵力少不能急攻乃先起土山以臨之因偽修攻具曜兵於西南雋身自被甲將精卒乘其東北遂得入城忠乞降

東觀漢記曰初王莽之遣王尋王邑也欲盛威武以震

山東兵甲衝輣干戈旌旗戰攻之具甚盛後尋邑環昆陽城作營圍之數重雲車十餘丈瞰城中或為地道或衝車撞城積弩射城中矢如雨下城中負户而汲

又曰伯升作攻城鬬車上曰兵法但有所圖畫者不可用伯升遂作後有司馬犯軍令當斬坐鬬車上

又曰隗囂破後有五谿六種寇侵見便鈔掠退阻營塹來歙乃大治攻具衝車度塹遂與五谿戰大破之

又曰吳漢嘗獨屬吏士治兵事上時令人視吳公何為

還言方修攻具上曰吳公隱若一敵國矣

魏志曰太祖戰不利復壁表紹為髙櫓起土山射營中太祖乃為發石車擊紹樓皆破紹為道地欲襲太祖營太祖輒於内為塹以拒之

魚豢魏略曰郝昭字伯道守陳倉城為諸葛亮所圍起雲梯衝車以臨城昭火箭逆射其雲梯梯上之人皆燒死

又曰衡山王賜謀反使枚赫陳善作轒車

又曰膠東康王寄作樓車戰具以備淮南事及漢治淮南事連寄寄發病死

韋昭吳書曰督將張異攻麻屯敗使將王告作臨車雲梯剋日攻拔之

又曰魏遣曹真夏尚等到江陵連屯圍城攻擊甚急真等起土山鑿地道樓櫓臨城征北將軍朱然在城中晏然無恐隨形勢立備巧不得施

張敦吳錄曰黄武二年曹休令臧霸以輕船敢死萬人

襲攻徐陵燒攻城車殺略數千人

王隱晉書曰宣帝討公孫淵至襄平遂圍之起土山地道修櫓鉤撞發石雨下晝夜攻之斬傳其首

又曰諸葛誕反淮南孟康王慕曰宜作土山斂諸侯材板薄櫓以為攻具

又曰段匹磾所立代郡太守薛誾嵩與劉琨鴈門太守王處合軍謀殺磾奉琨密作攻具欲夜襲磾磾兒强取處女為妾遂以攻具告磾磾遂斬王處薛誾嵩及其徒

黨

王韶之晉記曰宋王圍慕容超張綱巧思絶人使為改其城上火石弓矢無所用之超黨震懾城内知亡矣

晉起居注曰徐道覆蟻衆堅城因山固守令董平諸軍圍塹四合高橦雲梯盡力並攻即日登城斬徐道覆以釁鉦鼓

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曰吳王皓聞師之將興也乃使劉恪守牛渚使張悌造攻具於戲場

又曰劉裕攻南燕得燕人張綱治攻具既成設飛橋懸梯被以牛皮火石不能害攻城之士得肆力焉

和苞漢趙記曰麟嘉三年太子粲討趙同郭默於洛陽默使耿稚等夜北渡河襲太子營飛梯騰栅而入太子勒兵於東北穿栅而去

又曰光初二年石勒召幽冀之衆十餘萬人造攻車飛梯攻平陽小城令上遣騎萬五千曳柴揚塵曀於山谷循汾州向平陽内外擊之勒師潰

高閭燕志曰光始五年春慕容燕與符后征高麗至遼東為衝車馳道以攻之

崔鴻前凉錄曰麻秋進攻枹罕圍壍數重雲梯抛車地突百道皆通於內城中亦起雲梯抛車穿地應之殺傷秋衆數萬後凉錄曰將軍竇苟從呂光攻龜玆每登雲梯入地道墜落蘇而復上

車頻秦書曰苟長圍襄陽作飛雲車攻城尅之

沈約宋書曰竟陵王誕據廣陵反世祖使慶之塞壍造

道立行樓土山幷諸攻具時夏雨不得攻城上使御史中丞庾徽之奏免慶之官以激之自四月至於七月乃屠城斬誕

又曰元嘉二十七年虜主佛貍遂圍懸瓠城行汝南新蔡郡事陳憲嬰城自守虜多作高樓施弩以射城内飛矢雨下城中負戶以汲之又毀佛圖取金像以為大鉤施之衝車端以牽樓作蝦蟆車以填塹憲督厲將士登郭城督戰賊死者屍與城等

又曰偽燕主慕容超尚書郎張綱乞師於姚興自長安返太山守仲宣執送之綱有巧思先是帝修攻具城上人曰汝不得張綱何能為也及至升諸樓車以示之故城内莫不失色超既求救不獲綱反見虜乃求稱藩割大峴為界獻馬千疋不聽

又曰十月張綱修攻具成設飛樓懸梯木幔板屋冠以皮弓矢用之劉毅遣上黨太守趙恢以千餘人來援帝夜潛遣軍會之明旦恢衆五千方道而進每晉使將到

輒復如之六年二月丁亥屠廣固

孫嚴宋書曰柳元景等北討諸軍攻具進兵城下偽弘農太守李初古拔嬰城自固諸軍鼓譟陵城衝車四臨數道俱攻先登生禽李初古拔

沈休文宋書曰晉安王子勛反以殷琰督豫州刺史大宋遣輔國將軍劉勔用草茅苞土擲以塞塹城内以火箭射之草未及然後土續至塹便欲滿隊主趙法進計以鐵之珠子灌之珠子流滑悉緣隙得入草於是火然

勔乃作大蝦蟆車載土牛皮蒙之三百人推以塞塹琰戶曹叅軍虞挹之造拋車擊之以石車悉破壞

宋起居注曰劉道符露板曰七月二十日部率衆車虎士攻城鉤車至城東南樓下逆賊程天作等道窮數廹仍乞降

齊書曰殷琰反帝遣輔國將軍劉勔西討之築長圍創攻道於東南角并作大蝦蟆車載土牛皮蒙之百人推以塞塹琰乃始降

三國典畧曰侯景作尖頂木驢攻城石不能破也羊侃作雉尾炬灌以膏蠟取擲焚之乃退

梁書曰侯景為曲項木驢攻城矢石不能制羊侃作雉尾炬施鐵鏃以油灌之擲驢上焚之俄盡賊又東西起二土山以臨城城中震駭侃命為地道潛引其土山不能立又作登城樓高十餘丈欲臨射城中侃曰車高塹虛彼來必倒可卧而觀之及車動果倒衆皆服焉賊既頻攻不捷乃築長圍朱异張綰議出擊之帝以問侃侃曰

不可賊多日攻城既不能下故立長圍欲引城中降者耳令擊之出入若少不足當賊若多則一旦失利門隘橋小必大致挫衂不從遂使千餘人出戰未及交鋒望風退走果以爭橋赴水死者大半

隋書曰遼東之役何稠攝右屯衛將軍領御營弩手三萬人時工部尚書宇文愷造遼水橋不成師未得濟右屯衛大將軍麥鐵杖因而遇害帝遣稠造橋一日而就初稠製行殿及六合城至是帝在遼左與賊相對夜中

施之其城周廻八里城及女垣各高十仞上布甲士立仗建旗四隅置闕面列一觀觀下三門邐明而畢高麗望見謂若神功是歲加金紫光禄大夫

唐書曰姜確為交河道行軍副摠管率衆數千先大軍出伊吾趣柳城谷依山採木造攻城器械其地有班超紀功碑確磨去其文刋頌國功而去

陶公故事曰臣佩言郭默狂狡肆行凶虐負阻城險用稽天誅城土山臨其城樓櫓攻具備設

宋先朝故事曰慕容超大將垣遵遵舉城歸順高祖使遵等攻城樐車築長圍高三丈外三重塹

周遷輿服雜事曰轒輼今之樐車也其下四輪從中推之至敵城下

又曰漢世祖造大戰車駕數牛上設樓櫓置疆塞之外以拒匈奴

酈善長水經注曰交州刺史檀和之軍次區粟進逼城飛梯雲橋懸樓登壘鉦鼓大作風烈火飈城推衆陷斬

區渠天艳扶龍首十五已上沈截無赦

太公六韜曰凡三軍有火器攻圍邑有轒輼臨衝城中則有雲梯飛樓

又曰凡三軍行師令衆旦則有雲梯遠望夜則有雲火萬炬

又曰武王寢疾十日太公負王乃駕鶩寘之車周且為御至于孟津大黄參連弩大才扶胥車（並戰具也）飛凫（赤莖白羽以鐵為首）電影（青莖赤羽以銅為首副為首晝則為光夜則為星）方頭鐵槌（重八斤亦軍備也）

大柯斧重八斤一名天鉞越軍備也行馬廣二丈二十具渡溝飛橋廣五尺轉關轆轤八具天釭一名天橫以濟丈水也鷹爪方凶鐵把柄長七具天陣日月斗柄杓一此為左右一仰二一背天陣地陣邱陵水泉有左右前後之利人陣車馬文武積楹臨衝攻城圍邑雲梯飛樓視城中也武衝大櫓三軍所須雲火萬炬以防火也吹鳴篍作振萬里也

太公金匱曰武王問太公令民吏未安賢者未定何以安之太公曰不須兵器可以守國耒耜是其弓弩鋤杷是其矛戟簦笠是其兜鍪鎌斧是其攻具

太公覆車試法曰諸出軍行將屯營置陳必法天文圓法北辰為上將角為衝車皆為鐵鉞敵當衝車者敗當鐵鉞者亂

又曰諸出軍行將屯守攻陳設壇祠禱戎器血塗金鼓神攻具必以斗加四季時令朱雀所居神與令日日上神王相而尅

莊子曰梁麗可衝城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

墨子曰備衝法絞善麻長八丈内有大樹則繫之用斧

長六尺令有力者斬之

又曰墨子自齊至郢見楚王楚王曰公輸般為我雲梯取宋矣墨子乃見公輸般解帶為城以牒為械公輸九設攻城之具機變墨子九拒之械盡墨子禦餘公輸屈曰吾知所以拒子矣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拒我吾不言楚王問其故曰公輸不過欲殺臣臣之弟子禽滑釐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矣

又曰禽子問雲梯既施而為之柰何子墨子曰雲梯者

重器也矢石沙灰以雨之薪火湯水以濟之如此則雲梯之功敗尹子又戴般為家天之階階成將以攻宋墨子請獻十金般曰吾義固不殺人墨子再拜傅子序馬鈞曰鈞石車敵人於樹邊懸濕牛皮中之則墮石不能連屬而欲作一輪懸大石數十以機鼓輪為常則懸石飛擊敵城使首尾電至嘗試以輪車懸瓴數十飛之數百步矣

曹植東征賦曰循戈櫓於清流汜雲梯而容與禽元帥于中舟振靈威於東野

陳琳武軍賦序曰迴天軍於易水之陽以討瓚馬鴻溝參周鹿菰十里薦之以棘為建修櫓干青霄窟深隧下三泉飛雲梯衝神鉤之具不在孫吳之篇三畧六韜之術者凡數十事秘莫得聞也乃作武軍賦曰鉤車轇轕九牛轉䡴䡴雷響激折櫓倒垣其攻也則飛梯行臨雲閣虛構上通紫電下過三壚

繁欽為史叔良作移陵零檄曰金鼓震天丹旗曜野巨堙既設

袁宏祖逖碑曰逖爲豫州刺史甍時君柩未旋郡冠圍城衝櫓既附城將降矣勇士五百撫戈同泣非祖侯之爲吾誰爲死并力齊赴卷甲霄起遂陷堅乘負戈而反

太平御覽卷三百三十六